

第一部 音樂可以有許多色彩

（台灣時期 1967年－1990年）

1

我一生都在偷懶。會走上音樂這條路，其實說起來多少也有點誤打誤撞。一開始，只是上小學前還有一點時間。我是十月出生的，幼稚園又比較早讀，得多等一年才能入學。這段時間我爸媽不曉得該拿我怎麼辦，想起我抓週抓的是一個小小的玩具鼓，決定把我送去山葉音樂班。

那時我根本不懂音樂是什麼，只知道每次都要坐很久的公車，到博愛路上一個充滿聲音的地方。我記得那是禮拜六的下午，我媽帶著我和小我三歲的妹妹去山葉音樂班上課。教室裡擺了七台電子琴，沿著四周圍一圈，中間有塊空地鋪了地毯。老師教我們認音符、五線譜，以及手如何擺在琴鍵上。我們在自己的電子琴前唱歌、打節奏，跟著老師玩遊戲。我妹當時才三歲，玩一玩就睡著了。電子琴下面是空的。我媽就把我妹塞在我坐的那台電子琴下讓她睡覺。

有時琴彈到一半，老師會把我們叫到教室中間的空地。她拿出幾個音符，在地上的五線譜擺上第一個音，問：「誰能接著做出下面兩個音？」老師點了某個孩子，等她擺好音符，又點另一個孩子接著做下去。我們一群小孩趴在地上，手裡拿著音符，在腦海裡想像聲音的樣子。不知不覺，一段奇妙的旋律就被我們做出來了。

我喜歡聲音，尤其好聽的聲音。當時鄰居有個哥哥拉小提琴，已經大學畢業，在示範樂隊等著退伍出國。我常常聽到他在練琴。後來我也去富錦街某條巷子裡一個小提琴老師家上課。學了之後，我才發現拉小提琴很累，要站著，頭還得歪一邊夾住琴身。那個老師沒什麼耐性，一拉錯就拿鉛筆敲我的手指頭。被他這麼一打，我也失去興趣，不想再拉。我爸媽沒說什麼。時間一到，我就去念我們家附近的小學。

沒人覺得我有天分，我也沒想過將來要成為音樂家。那時我想當的是清道夫。每次在街上看到清道夫低著頭掃地，我總覺得他們非常偉大。為了隔天行人能有乾淨的街道，這群低調行事的人總是默默付出。

我安安分分念了兩年普通國小，每個禮拜六照常去上山葉音樂班。有一天，我媽不曉得從哪裡聽說福星國小有音樂班。考試前帶我去拜名師，上了一、兩堂鋼琴課，結果就這麼被我糊裡糊塗給考上。新的學校離我們家有點遠。以前走路幾分鐘就到學校，現在我得坐公車上下學。

沒想到開學第一天我就迷路了。以前公車 0 字頭是循環路線，繞一圈，不管怎樣都會回到原點。我媽給我坐公車剛好的錢，叫我下課去同一個地方等車，看到 0 東就上去。雖然會繞一點路，但最後一定會回家。我記得她的話。放學後，我看到 0 開頭的公車就跳上去。但是坐著坐著，窗外的景色變得越來越陌生。我心裡納悶這是哪裡。下車後，才看到公車上寫著「0 南」。我沒有辦法，只好坐計程車回家。我身上已經沒有半毛錢，只能按電鈴叫我媽下來付錢。

生活上雖然偶爾會犯點小錯，但我的學校生活倒是非常順利。我是音樂班第一名，輕而易舉就第一名。每次考樂理，時間還沒到我就寫完了。我舉手告訴老師，一交卷馬上跑出教室去玩。術科也是。我媽規定我每天吃飯前要練一個小時鋼琴。我彈著彈著，發現她在廚房忙著準備晚餐，根本沒空注意我。我站上椅子，偷偷把牆上的咕咕鐘往前撥快十分鐘，跑去跟我媽說我練完了。她忙得焦頭爛額，匆匆看一眼被我動過手腳的咕咕鐘就說好。我抓緊時間趕緊跑去玩。之後趁我媽不注意，再偷偷把指針調回來。

關於如何偷懶，我確實有些小聰明。比如學校要求副修另一項樂器，我想了想，決定把小提琴撿回來拉。以前學小提琴雖然被打過指頭，至少我已經知道原理，不用再花心力去學別的樂器，稍微練習一下就能輕鬆過關。不得不說，對於音樂，我確實有些感應。樂譜上那些音符，那些記號，好像理所當然牽動我的手指頭，讓我自然而然演奏出音樂。同學雖然覺得我很臭屁，卻都來找我幫忙彈鋼琴伴奏。我從沒事先練習，一拿到譜立刻就能彈。有一次還一口氣幫三十二個人伴奏。老師們總是稱讚我視譜快，反應力強，鋼琴彈得很好。畢業考其他人還在彈貝多芬，我已經在彈李斯特。

我只是彈琴、學音樂，沒有多想什麼。六年級畢業，接著考南門國中音樂班。反正大家考，我也跟著考。進了國中，除了主修和副修，學校還要求我們學國樂器。學校打著這種主意：拉提琴的學胡琴，吹管樂的學笛子、嗩吶……。而我則是什麼樂器缺人就被派去學什麼。我拉了二胡、高胡，吹了嗩吶，幾乎什麼樂器都摸過一遍。跟小學一樣，我永遠是那個學得快、表現好的小霸王。

我以為日子會繼續這樣過下去。我一樣一天只練一個小時鋼琴，下課跟同學打躲避球、玩壘球，打籃球時小心不要扭到手指「吃蘿蔔」，偶爾偷開車，哪個樂器缺人就去頂一下。只是到了國一下學期，我從福星國小一路跟隨的主修鋼琴老師突然要跟她的奧地利老公回維也納。她門下其他三個學生紛紛被安排給新的老師接手，只剩我沒有老師要收。音樂班的主任到處問有沒有老師願意收我。那些老師不是覺得我太臭屁，就是認為我脾氣太硬，話講不聽。班主任一個一個拜託，其中好幾位是鋼琴名師，但始終沒有人願意答應。為了表現，我還特別去彈給其中一個老師聽。

「你彈得很好。」

我不意外，每個人都這麼說。我等著老師說她願意收我，能指導我很榮幸，但她臉上卻不是這種表情。

「彈得很好，但是沒什麼音樂性。」那個老師蓋上琴蓋，說：「去找別的老師吧。」

2

我差一點成為音樂班裡沒人要的孤兒。音樂班主任四處奔走，終於有個老師願意讓我掛在她門下。第一堂課，她跟我說：「我只教女生，不知道該拿男孩子怎麼辦。不過主任拜託我，我就答應了。」

接著她又說：「你在外面想跟誰上課都沒有關係。」

老師是基督徒，懷抱神愛世人的胸襟。當時音樂界門派壁壘分明，大部分老師都是抱著「你跟了我，就不准去和別人學」的強勢姿態。但基督徒老師主動介紹我去找別人上課，參加夏令營，還有上大師班。國一升國二那個暑假，我在夏令營認識了一個有點特別的男老師。當時我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只覺得這個老師不太一樣，上個別課不穿上衣，我彈琴時也會特別碰觸我的手，或是我的身體。我沒想太多。這個特別的老師似乎很讚賞我，說我是天才，跟我爸媽說他願意把我帶去巴黎好好栽培。以前出國不容易，這個特別的老師說他跟巴黎音樂院有點關係，可以幫我弄到准考證，當我的監護人。

後來暑假結束，特別的老師回巴黎去，這件事便無疾而終。不過他說的那些話，國外的音樂教育，頂尖音樂人才，一流的表演藝術，卻在我心中種下一個念頭：我想出國。

我開始想像自己出國學音樂的樣子。要去國外念書，必須考資賦優異天才兒童出國，而條件是得先在省賽拿到第一名。當時最大的比賽是台灣省音樂比賽，一年一次，要先在地區賽過關斬將才能晉級。我國小五、六年級開始參加鋼琴組，每次都遭滑鐵盧，連台北市分區賽都進不了。不過國二、國三時，竟然讓我比到了省賽，因為那些比我厲害的人都出國了。但複賽第一天，我又被刷掉。我另外還有參加作曲組，每一年都進到省賽，只是最後都敗給以前山葉音樂班的人。

有一年我終於被運氣之神眷顧，作曲拿到省賽第一名。我興奮得不得了，以為自己要去巴黎了。我聽說法文很難，開始看電視上的外語節目，還特別買一本法文對話字典放在書包，時不時就拿出來翻個幾頁，假裝自己看得懂。我滿心期待出國，每天都幻想自己在國外生活的樣子。沒想到過一陣子，我爸媽收到通知，上面說我不符合資賦優異天才兒童出國的資格。後來幾個成功把小孩送出國的大人才說，我雖然是第一名，但是評審只給我甲等，不是優等，優等是八十五分以上，要八十五分以上才能考天才兒童。因為他們就是這樣，知道自己的孩子會第

一名，事前拜託評審把分數打高一點。我跟我爸媽都不知道這些事，也不曉得還要透過關係事先去找評審關說。法文字典白買了。出國學音樂的美夢瞬間一切落空。

我覺得可惜，但也沒辦法，只能繼續乖乖練琴。鋼琴進到省賽那次，基督徒老師有來看我比賽，順便看一看有哪些評審。她問了其中一個評審魏樂富老師我鋼琴彈得怎麼樣，願不願意教我。魏樂富老師覺得我彈得不錯，於是後來我也去他家跟著他上課。

上了一陣子，魏樂富老師似乎開始感到苦惱，對我要求越來越多。比如要我在彈奏技術這個部分打好基礎，演奏水準也必須維持穩定，不能一下這樣彈、一下那樣彈，否則未來做不了職業演奏家。魏樂富老師還說，有個更重要的問題是，我的琴音裡沒有層次。

我想起之前那個說我沒有音樂性的老師，心裡一股氣上來，忍不住開口辯駁。

「層次？什麼層次？鋼琴八十八個鍵，每一個都是因為錘子打到弦才發出聲音，哪有什麼層次？」

魏樂富老師看著我思索了一會，轉身指著牆壁。牆上掛了一幅小小的山水畫，看起來有點破舊。

「這是我在地攤買的，你們中國的山水畫。看到了嗎？畫裡面有小舟，楊柳，山，還有雲。這也不過是一張紙，為什麼你看得出來山在遠方，小舟上的人離你比較近？這就是層次。畫家用一張紙可以做到這樣，你鋼琴八十八個鍵也可以。」

他說的很有道理，不過我沒有被說服。「嗯，」我說，「但我做不到。」

「你要控制。這是要學習的。音樂可以有很多色彩，你可以把這些色彩在鋼琴上表現出來。就像一段音樂，你可以用鋼琴演奏，也可以像交響樂團一樣很多人一起演奏。大家用不同樂器，音色就會不一樣。」

魏樂富老師見我沒有動搖，接著又說：「這樣好了，不然你去買一份總譜看看。大家都演奏同樣的旋律，可是因為樂器不同，聲音不一樣。真的，去買份總譜看一看吧，你會了解我在說什麼。」

我心裡還是不服氣。下課後，我坐公車回家。在西門町轉車時，我走去衡陽路專門賣樂譜的大陸書店。我在總譜那一櫃前看了看，拿起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之前音樂欣賞課上過〈快樂頌〉，我對這個有印象，決定把它買回家。

那本總譜很厚，但我看著看著，不知不覺看出了興趣。那一條一條的分譜，不同樂器演奏的音符，在我腦海裡跳動出磅礴的音樂。我真是後知後覺。小學參加合奏課，還有李登輝市長來視察、我和其他三個主修小提琴的同學拉韋瓦第四支小提琴協奏曲給他聽，我都只是照著譜拉，不要出錯就好，從來不去管我和其他人的關係。看了總譜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音樂不是只有發出聲音。原來音樂可以有這麼多層次。聲音能融合、對抗，交織出這麼多變化。為什麼我以前都沒想過呢？

我越看越有興趣。之後我又陸續買了其他總譜，像是《波麗露》，《彼得與狼》，《新世界交響曲》……，都是有名的曲子。只要樂譜看起來很厲害，我就買回家，一天到晚翻個不停，悶著頭想像那些聲音。

暑假有個學長從維也納回來，帶了馬勒的《大地之歌》送我。那本總譜小小的，上面還有不少名指揮家的簽名，有阿巴多，沙瓦利許。總譜上那些點和線條，音符排列，以及漂亮的德文術語，看起來就像美術作品一樣，有種說不上來的美感。我不會德文，看得懵懵懂懂，卻還是喜歡得不得了。

送我總譜的學長大我一屆，以前放學我們都坐同一班公車回家。國中一畢業，他就出國去維也納。我聽他講了許多維也納的事，他在那邊的生活，聽了什麼精彩的音樂會，遇見哪些音樂家，忍不住跟著掉入幻想。維也納。這三個字好像一直出現在我生命裡。學長去維也納。國小一路跟隨的主修鋼琴老師跟老公回維也納。我最喜歡看的節目是中視的「維也納時間」，裡面最常出現的是維也納愛樂。貝多芬後來也在維也納。音樂之都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這三個字彷彿迷人的聲音，吸引著我，呼喚著我。

巴黎被我拋向腦後。我下定決心。有一天，我也要去維也納。

3

為了早點去維也納，我決定報考五專。考資賦優異天才兒童出國已經沒指望，男生又有兵役問題，讀五專是最快的途徑。

班上同學有人跟我一樣要考藝專音樂科，有人想考師大附中音樂班。國三下學期學校安排補強課，那些要考師大附中的每個都認真得不得了，我則是發呆混時間。老師有時看不下去，叫我們考藝專的去練琴。有時候我也會蹺掉禮拜六下午的自習課，偷跑出去打球。

藝專只考國文、歷史和地理，我很輕鬆就考上了。班上同學來自四面八方。跟我一樣從福星國小、南門國中一路上來的只有五個。我第一次碰到其他學校的人，他們學音樂的樣子跟我有點不一樣。有個吹管樂的同學還是盲生。我簡直大開眼界。

學校規定主修鋼琴就不用副修其他樂器，不過我喜歡樂團的聲音，還是到處參加。有時拉小提琴、中提琴，有時打打擊樂。助教發表弦樂四重奏作品時，我去幫忙拉中提琴。有次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成立青少年團招考團員，我也跟班上拉弦樂的同學去考。我們不僅考上，還全都是首席，也去練習過一次。但沒多久，科辦公室把我們叫去罵了一頓，說藝專學生不能在外面參加樂團，連比賽都不行。我們完全不知道有這種規定，最後不得已只能退團。

我跟拉弦樂的人處得不錯，大家也知道我鋼琴彈得很好，需要伴奏都會找我。有一天，班上一個拉小提琴的同學說他想偷偷去找陳秋盛老師上課，問我能不能幫忙伴奏。他聽說陳秋盛老師也有在教指揮，要我問問看老師願不願意收我。

我聽過陳秋盛老師的名字，知道他是小提琴名師，也是有名的指揮。同學說的讓我有點心動。自從開始讀總譜，我對指揮的興趣就越來越濃。下課後，我跟著他到陳秋盛老師家的地下室。他拉小提琴，我在一旁幫忙伴奏。陳秋盛老師指導他一些演奏技巧。結束後，同學主動跟陳秋盛老師說：「老師，我這個同學想學指揮。」

「真的嗎？」陳秋盛老師問我，「有指揮的經驗嗎？」

「沒有，」我說，「只有小學指揮過鼓號樂隊。」

鋼琴上擺了許多琴譜，陳秋盛老師從中拿了一本給我。

「這是李斯特改編華格納的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最後那段詠嘆調〈愛之死〉，你看一下，回去練一練，想像把鋼琴彈得像樂團演奏的效果，下次來彈給我聽。」

我很快就理解陳秋盛老師想要我做的是什麼。自從魏樂富老師對我說了那些話，我自己看了總譜，聽了很多錄音帶，已經開始有所體會。我稍微練一下，試著用鋼琴模仿樂團的聲音。下一次彈給陳秋盛老師聽，馬上就過關了。

我開始跟著陳秋盛老師學指揮。我迫不及待買了一支指揮棒，禮拜六下午到他家的地下室。一開始陳秋盛老師教我切分拍子。拍子切得越細，速度越不容易跑掉。之後也教我指揮約定俗成的方向，還要注入精神，帶動樂團的情緒。輕快的拍子怎麼打，沉重的拍子怎麼打。講到圓滑柔和的四拍該怎麼打時，陳秋盛老師叫我把燈關上。他點起一根菸，吸了一口。菸頭亮了。他拿著香菸，在黑暗中柔和地畫出手勢。

「你看。看到了嗎？菸頭那個光點滑過，光點連成的線始終沒有斷掉。指揮柔和的拍子，就要像那些光的線條。」

那時我不太懂陳秋盛老師在做什麼，不過我還是把他說的記下來，拚命模仿他。

前幾次上課，陳秋盛老師都在講基本概念。之後進入樂曲的段落，老師開始放錄音帶，假裝現場有個樂團讓我指揮。我聽著樂團演奏，想像自己在帶領他們。有時陳秋盛老師也會自己彈琴，看我給的起拍去按琴鍵。陳秋盛老師不太會彈鋼琴，每次都只用他的一指神功去按。

有天下午，地下室突然出現了一個阿兵哥。陳秋盛老師說他是呂紹嘉，在示範樂隊等著退伍，已經跟他學一陣子了。我們兩個人都會彈鋼琴，剛好可以互相幫忙，一個人指揮，另一個人伴奏，接著再互換，當作練習。

呂紹嘉不怎麼講話，不過指揮起來又帥又厲害。我看著他的動作彈琴，都知道他要我做什麼。可是輪到我指揮，卻時常讓他一臉茫然。有時我動到一半，還會被陳秋盛老師停下來。

我努力學、拚命學，不管陳秋盛老師說什麼都把它記在腦袋。我的心思逐漸轉移到指揮上。學校主修的鋼琴慢慢變成只是應付過去。鋼琴本身的聲音已經無法滿足我。我想要學好指揮，有一天站在台上指揮真正的樂團。

我和呂紹嘉兩人一起跟著陳秋盛老師上課、幫彼此伴奏。沒多久，呂紹嘉出國念書，剩下我一個人。我跟陳秋盛老師上課的情況開始變得不固定。有時一樣在他家地下室，有時週間在市交的排練室。陳秋盛老師是台北市立交響樂團的團長，事情很多。有次上課，有個音樂雜誌來採訪他。陳秋盛老師要我先彈我的鋼琴，他跟他們在後面聊。我聽他們談指揮，談教學，談樂團未來，偶爾聽到相機快門的聲音。我沒想太多。雜誌的人走了之後，陳秋盛老師過來上課。我繼續學我的指揮，白天老老實實到學校盡我學生的本分。可是等雜誌出刊後，我就出事情了。

4

隔天上課，我在公車上遇到一個學姊，手裡拿著《全音音樂文摘》。她讀到一半，突然抬起頭對我說：「簡文彬你完蛋了。」

我一頭霧水，搞不懂學姊在講什麼。學姊把雜誌拿給我看。上面是陳秋盛老師的專訪，裡頭有張照片，底下一行小字寫「陳秋盛指導學生指揮」。照片拍到了一個男孩子的背影，那個人一看就知道是我。

「之前你們不是才因為考校外的樂團被罵？這次你鐵定會被罵死。你不知道主任跟陳秋盛水火不容？」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到了學校，我果然被主任叫去辦公室。他桌上放著一本攤開的《全音音樂文摘》，劈頭就罵我到底在幹什麼、為什麼在外面學指揮。我支支吾吾說我只是去幫同學伴奏，陳秋盛老師說可以教我一點。主任當然聽不進去。他一邊撥頭髮，一邊氣呼呼地說藝專一直有保留名額給指揮，在理論作曲組，只是從來沒有人用。如果我真的想主修指揮，可以從鍵盤組轉過去，正大光明接受完整的指揮教育。

「到時候，你就是全台灣第一個念指揮畢業的。這樣不是很好？為什麼還去外面找別人學？浪費時間！」

我想了想，這樣似乎沒什麼不好。科辦公室問過我的主修鋼琴老師，她也同意讓我轉組。我單純地想能主修指揮也不錯，可是多問了以後，才發現原來得回頭從一年級開始讀，而我那時已經要升二年級了。我當然不願意。我念藝專就是為了要早點出國，怎麼可能再多浪費一年？

還好主任氣過那一次，之後就沒再管我。我平安升上二年級，學校主修也依然是鋼琴。我的學校生活過得跟以前差不多，一樣上課、下課，參加校內的真善美樂團拉電影音樂。只不過有次中午跟同學比賽吃咖哩飯，我一口氣吃了十三碗，吃完直接去上合唱課，結果急性盲腸炎送醫，連期中考也沒辦法考。

除了付出這十三碗飯的代價，我學指揮的部分也有點停滯下來。陳秋盛老師越來越忙，我們上課的次數變得越來越少。陳秋盛老師跟我說有空可以去看他排練，說看別人排練自己也能學到很多東西。學校沒課時，我偶爾會過去看樂團練

習。有次看到一半，陳秋盛老師突然走過來問我：「你鋼琴彈得不錯，有沒有興趣來幫忙伴奏？」

那時陳秋盛老師剛好在籌備歌劇《波希米亞人》，要我某天晚上去幫兒童合唱團排練伴奏。我第一次遇到這種場面。一堆小朋友到處跑來跑去，又吵又鬧。導演發脾氣大聲罵人。小朋友還是很不受控。現場有個合唱指揮，我就跟著那個合唱指揮彈琴。

我覺得做起來很有意思。陳秋盛老師看我有興趣，後來又找我去幫忙另一齣歌劇《弄臣》。那是我第一次演出時到後台去。我有兩個任務：一個是聽音樂、倒數秒數給拉幕的人聽，有時還得精確到幾秒內要把幕拉完；另一個是在後台替合唱團彈電子琴。歌劇快結束的地方，有一大段合唱團要在後台演唱。那段音樂有點難度。他們在後台擺了一台電子琴，將音量調到最小。合唱團圍繞在電子琴旁邊。我彈一個音，讓他們先抓到音準，之後再跟著他們唱的繼續彈。

這兩個工作只占整齣歌劇的一小部分，我大部分時間都沒事可做，就待在後台聽歌手唱歌。聽著聽著，我發現這些音樂實在非常好聽。有劇情，又有樂器和人的聲音，比單純只有樂團演奏更吸引人。

之後我開始去找錄音帶來聽，也買了譜，想了解歌劇是怎麼一回事。暑假文建會在市交舉辦歌劇研習營，從義大利請女高音易曼君老師回來台灣上課。她和她的男中音老公教聲樂，有個導演教肢體，還有一個老師教歌劇伴奏。我不知道歌劇伴奏是什麼，陳秋盛老師直接叫我去上課。

教歌劇伴奏的是一個義大利的男老師。他從《茶花女》開始教，告訴我整齣歌劇從頭到尾應該長什麼樣子。當時大陸書店賣很多便宜的盜版鋼琴譜。我一本一本買來，義大利男老師一首一首跟我過。有時我彈琴，他會在旁邊唱，告訴我某些地方傳統上這麼寫，但實際上他們會怎麼做、拍子怎麼打。他一邊上課一邊抽菸。有時我們課會上到兩個小時。這段期間他一直灌我曲目。我不知不覺學會了許多義大利歌劇。

研習營辦了兩年，我兩年都跑去參加，平常沒事也會去洪建全圖書館找歌劇來聽。我越聽越著迷。真是奇怪，記得國中我爸第一次帶我去國父紀念館看《杜蘭朵》我還看到睡著。怎麼回事？歌劇原來這麼好聽嗎？

5

三年級學期結束，我去成功嶺當了三個月的頭兵。每天操練、行軍。回來後，我滿腔熱血，渾身上下想著要報國。學校教官趁機問我們要不要加入國民黨。我們全班男生都說好。大家私下耳語，都說入黨對未來比較好。

四年級是藝專課最重的時期，我爸媽終於同意讓我住校。我總算不用每天早上花一個半小時從民生社區坐車、轉車到板橋，放學再花一個半小時坐回家。我和兩個同學、一個學弟四個人住一間。其中一個室友是盲生。雖然我們從一年級就是同學，但生活在一起，我才真的看見他的需求，去哪裡都帶著他，像情侶一樣牽著他的手走。

住校那年，我有很多時間在學校跟其他人鬼混，不過我心裡的區隔感始終沒有減少。我想可能是因為我不抽菸。我很討厭菸味，但我的同學和學長各個都是老菸槍。每次經過他們身邊，我總是用鄙視的態度丟下一句「抽什麼菸」。那個年紀，我有比較多自己的想法，也開始敢頂撞別人。不只當學生會長時帶著一群人衝去科辦公室拍桌子，質問主任為什麼要多收學生、砸藝專招牌，上課也慢慢敢挑戰老師說的話。

有一次上音樂史，劉炬渭老師講解一首交響曲，在課堂上放錄音帶給我們聽，說曲子一開始為了要代表德國森林，作曲家用了法國號。劉炬渭老師在維也納念到音樂學博士，學識淵博，人又溫和，我非常尊敬他。但是，那段音樂我怎麼聽都覺得不對勁。下課後，我跑去找劉炬渭老師。

「老師，你剛剛說曲子一開始用法國號代表森林，但我聽到的好像不是法國號，」我說，「我聽到的是長號。」

「真的嗎？」老師說，「好，我會再確認一下。」

結果下一堂課，劉炬渭老師跟全班說：「各位同學，上次我講錯了。同學還記得嗎？上次那首交響曲，我說一開始用法國號，其實不是法國號，而是長號才對。簡文彬聽出來，下課後特別過來告訴我。雖然我講錯樂器名稱，不過作曲家要描繪的情境是一樣的。」

我坐在台下，看著劉炬渭老師公開承認錯誤，心裡暗自感到佩服。我印象非

常深刻。有些老師為了面子只會胡說八道，有些老師卻有氣度坦承學生發現的錯誤。

四年級因為學校課多，我在學指揮這件事上沒什麼進展，也比較少參加陳秋盛老師的排練，只能偶爾去聽演出。有一天，突然跑出一個不是市交也不是省交的新樂團，叫「聯合實驗管弦樂團」。我買票去聽，聽了大開眼界。演出水準超越我原來對樂團的想像，跟我以前聽過的倫敦皇家愛樂那種國外樂團幾乎不相上下。我馬上成為聯合實驗管弦樂團的粉絲。他們成立第一年只演十場音樂會，有些還不在台北。我每一場都追去，把他們當成台灣交響樂團的頂尖。

直到升上五年級，學校幾乎沒有課，我從宿舍搬回家裡，才又開始跟著陳秋盛老師參與排練。那年台北市音樂季，陳秋盛老師要我幫幾個外國獨奏家伴奏，有小提琴，中提琴，和單簧管。中提琴和單簧管的伴奏都無事過關，唯獨小提琴不太順利。第一次合伴奏，小提琴獨奏家就把我臭罵一頓，問我在幹什麼。我心裡有點不服氣。我自認鋼琴彈得不錯，視譜又快，別人要求什麼我都能配合，但小提琴獨奏家就是不滿意。排練時他始終臭著一張臉。我不懂自己哪裡做不好。上台前最後一次彩排，獨奏家才終於開口告訴我。

「你這樣不行。你覺得你彈得很好，但這樣不行。」

他說：「鋼琴跟小提琴，鋼琴不是只有伴奏，而是二重奏。二重奏是我跟你講話、你跟我講話，不是你單方面聽我講話。你覺得你都可以跟我，這是不對的。我們是要彼此對話。對話，你懂嗎？有時候，你也必須在前面帶著我走。」

小提琴獨奏家說的話讓我有點意外。以前我幫別人伴奏，總是被動的一方。我把我的部分彈好，不要錯。別人往哪裡走，我就順勢跟在後頭，從來沒想過我對音樂有什麼看法，以至於我也不曾試著把自己想要的彈出來，讓別人來跟我。我真是後知後覺。以前魏樂富老師跟我說音樂有色彩，我才想到自己拉樂團從沒注意其他樂器的聲音；現在小提琴獨奏家說要彼此對話，我才意識到自己沒有表現出對音樂的想法。我真是遲鈍。為什麼總要等到別人說了我才會開竅呢？

被獨奏家這麼一刺激，上台演出，我開始用我自己的方式彈琴。演奏完，小提琴獨奏家滿意地說：「今天好多了。」

隔天另一場演出去新竹，我心想既然是這個方向，那我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也沒關係，有時你也得來搭配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放開手腳，整個浪起來。表演結束，小提琴獨奏家對我的表現滿意得不得了。

「很好，這樣就對了，」他說，「這才是二重奏。」

6

藝專最後一年，我開始有一些上台表演的機會。新象為我舉辦一場鋼琴獨奏會，台北市國際小提琴賽邀請我替兩個小提琴家伴奏，主任也辦了指揮展。五年級指揮是必選修。主任上課用他自己寫的書《指揮法》，講指揮的歷史，指揮棒的學問，各個指揮學派的風格……。有些陳秋盛老師沒教。我也學到很多。

最後主任從班上選四個同學做指揮發表。主任很夠意思。我知道他是做球給我。上半場由三個同學各指揮一首曲子，下半場由我一個人單獨指揮貝多芬《第四號交響曲》。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指揮樂團。我爸媽還特別來看。雖然好像很意氣風發，站在台上拿著指揮棒很神氣，但我知道自己其實只懂一點皮毛。

隨著畢業時間越來越近，我心裡也越來越不安。指揮是未來要去維也納好好學的事。現在我還是得面對鋼琴。我對鋼琴已經沒有興趣，只是動手指在彈。一想到自己從小到大活了二十年就只是在做這件事，我突然有想放棄音樂的衝動。我想乾脆就像肯·羅素拍的《李斯特狂》（*Lisztomania*）一樣，彈完後啪一聲蓋上琴蓋，再也不碰音樂。

不過等我去當兵，這些念頭就煙消雲散了。我根本沒時間去想這些事。在新兵訓練中心，每天哨音一響就得集合操練，跑三千公尺，做伏地挺身，交互蹲跳，射擊……。有一天做交互蹲跳，我突然覺得膝蓋怪怪的，有指甲刮黑板那種令人作噁的聲音。一開始不覺得痛，只有什麼東西積在裡頭流動的感覺。我忍著繼續操練。過一陣子，疼痛開始襲了上來。我舉手跟長官說。長官叫我去醫護室看一下。

醫官做了簡單的檢查，問我以前有沒有受傷。我想來想去，大概只有藝專五年級時膝蓋撞過電線桿。我跟帶我去認識陳秋盛老師的小提琴同學兩個人無聊，從學校騎腳踏車雙載去主任的世紀交響樂團。我們兩個常幹一些蠢事。不僅騎腳踏車雙載，還發展出一邊騎一邊交換位置的特技。有次回程快到學校，小提琴同學在前座為了閃砂石車往旁邊靠，騎著騎著突然膝蓋往內一收。我一時之間來不及反應，直接撞上電線桿。我們兩人都被撞擊聲嚇了一跳。我慢慢下車，覺得膝蓋有點發麻，但不會痛，也沒有外傷。我沒想太多。拍了拍膝蓋，又繼續跟小提琴同學雙載騎回學校。

醫官聽我說完，叫我自己注意，盡可能少做一點交互蹲跳。我又繼續回去操

練。結訓之前，示範樂隊來我們新訓中心選兵。他們的要求很簡單，要會一樣管樂器或打擊樂器。我想了想，我會的管樂器只有嗩吶，但他們要的是西樂。於是我找我們班打擊樂的同學教我小鼓。小鼓只有節奏，沒有音階。我練一練，一考就考過了。

新訓最後一天要成果驗收。跑三千公尺，射擊，伏地挺身一百五十個，交互蹲跳一百五十個。我舉手說我膝蓋有問題，醫官叫我交互蹲跳少做。長官要我把不能做的加到伏地挺身去。最後我做了三百個伏地挺身。

整個訓練結束，晚上大家吃完飯、洗完澡，在大通鋪裡休息聊天，每個人都很興奮。連長和排長進來，發給我們一人一瓶台啤和一包黃長壽。「明天大家就各奔東西，」長官說，「敬所有弟兄。」

大家彼此敬酒。我一下就把啤酒喝個精光。其他人紛紛點菸來抽。那天在寢室可以抽菸。大家都很高興。我也跟著點一根。我還是覺得菸味很臭。抽完一頭倒在床上，就這樣睡著了。

隔天凌晨三點有人把我搖醒，「換你站崗了。」我撐著眼皮站完最後一次衛兵，之後收拾東西，跟同學一起去台北。我們本來想示範樂隊應該很涼，晚上再去報到就好，就先跑去吃喝一頓。吃完後去示範樂隊，還沒走到大門，就看到門口守著憲兵，長官也站在那裡。

「不是八點報到？現在都八點一分了。」長官說，「十個伏地挺身！」

我們每個人剛從部隊下來，都背著黃埔大背包，裡面裝著軍服和所有個人用品。大家愣了一下，背著背包就趴下來做伏地挺身。

「動作太慢！匍匐前進！」

做完伏地挺身，長官命令我們從大門一路爬到裡頭的示範樂隊隊部。我們一邊匍匐前進，三不五時還得爬起來做伏地挺身。雙手在地上摩擦得又腫又痛。我想哭也哭不出來。我一邊爬，一邊想，這是我的命運，我得在我的命運中找出一條生路。我要活下去。

7

操練一直持續到晚上九點半。終於結束後，長官還命令我們新兵去倒垃圾。第二天中午吃完飯，我們又被操。操完後我們坐在休息區，覺得生不如死，忍不住發牢騷。

「為什麼要來示範樂隊？」

「搞屁啊，不是樂隊嗎？怎麼這麼操？」

「匍匐前進、匍匐前進，在那邊爬也不會增加你的節奏感。」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個同梯從口袋摸出一包菸，遞給我們一人一根。

「來來，食薰（tsiáh-hun，抽菸）啦。」

我接下那根菸，很自然就跟其他人一起抽了起來。

隔天早上集合，長官站在台上，一開口就說：「你們都是在社會上展露頭角的音樂人，在舞台上風風光光。告訴你們，那些都是假的，」他說，「我就是摧毀你們的尊嚴。」

接下來的日子就是無止無盡的操練。如果不小心做錯，長官還會用各種想不到的方式來處罰。比如立正，長官走一走，會突然朝你的膝蓋踢下去，你如果被踢歪，馬上被罰十個伏地挺身。如果下顎沒收緊、不小心放鬆，他也會從背後重擊。如果你膝蓋夾不緊，他會拿一枚十元硬幣放在你的膝蓋上，要是掉了，他就拿帆布綁住你的膝蓋。甚至，他還會要你跑到牆壁那邊，右腳跟左手貼牆，如果做錯，馬上又是一頓處罰。

「我就是要把你們摧毀到什麼都不是，你們再一步一步找回自己的尊嚴。」

前幾個月我們被操得很兇。之後分配樂器，我被分配去吹小號。但是，我怎麼吹都吹不出來。我爸高中玩過小號，我特別問他該怎麼樣才能吹出聲。

「你那個嘴唇當然吹不出來，」我爸說，「那麼厚。」

「爵士樂手不是都那麼厚？」我不服氣地反駁。

「你的嘴唇必須非常緊，只留一道很小的縫隙，從那裡吹出來才行。」

我試著像我爸說的那樣抿緊嘴唇，只開一道小縫，卻還是吹不出聲音。班長搖搖頭，跟長官說我真的吹不出來。長官看我只能對著吹嘴猛吐氣，叫我改扛蘇沙號。

蘇沙號很重。扛沒多久，我的膝蓋又出了問題。那個令人作噁的指甲刮黑板聲一直都在，只是以前偶爾痛，現在變成時不時就痛。我去三總檢查，醫官叫我開刀，說之前受傷，膝蓋裡的組織液因為頻繁操練越積越多，必須抽出來才行，否則持續壓迫只會越來越痛。

醫生在我的膝蓋上打兩個洞，抽出組織液。我住院住了一個禮拜，之後拄著兩根拐杖回隊上。過一陣子，漸漸從兩根拐杖變成一根。最後終於可以不用再拿。長官看我恢復得差不多，叫我去吹薩克斯風。雖然一樣是管樂器，但我對薩克斯風似乎比較有辦法，練到後來也變成首席。

之前懇親日，我爸到營區來看我。我看到他站在示範樂隊門口，跟一個年紀相仿的男人說話。

「你哪會（ná ē，怎麼會）佇（tī，在）遮（tsia，這裡）？」

「阮（guán，我的）囡（kiánn，孩子）咧（teh，在）遮做兵。」

「阮囡嘛是（mā sī，也是）。」

一問之下，才知道那個人是鋼琴王子陳冠宇的爸爸。我爸跟他爸本來就認識，兩人是表親，只是不知道對方兒子長什麼樣，也不知道陳冠宇這個名字就是那個鋼琴王子。直到那天，我才知道當時赫赫有名的陳冠宇是我的表哥。他的外祖母是我祖母的姊姊。

因為這層關係，我們變得比較親近。有一次，陳冠宇借我摩托車騎去營區外。在十字路口停紅燈沒多久，綠燈亮了，其他車陸續前進，我比較晚才啟動。這時另一側有輛闖紅燈的汽車，不知怎麼繞過其他往前開的車子，直奔過來撞我。我飛了出去。開過刀的膝蓋著地。眼鏡都撞碎了。那個人在趕時間，下車急急忙忙塞給我一張名片就開走了。旁邊剛好有家摩托車行。那台撞得稀巴爛的摩托車牽去那裡，我則是用走的去我朋友家。整個下午我都在昏睡。後來同梯過來載我去

榮總。醫生知道我開過刀，敲了敲我的膝蓋，問我會不會痛，跟我說會痛就表示沒骨折，之後就把我趕走。

有個同袍本來要陪我一起去跟肇事者談，但我沒有駕照，怕反而因此惹上麻煩。同袍很機靈，說那帶陳冠宇去，假裝他是我，他猜駕駛慌亂之中不會記得我的長相。陳冠宇也答應。後來果然順利和解。之後摩托車行說，他們拆開那台稀巴爛的摩托車，發現車子以前就撞過。陳冠宇買二手車時上面掛了一堆平安符。他不知道自己買到的是出過事的二手車。

後來陳冠宇送給我一瓶古龍水，是一個人坐在馬背上打馬球那個牌子。那是我人生第一瓶古龍水。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送我。別人跟我說他應該是感謝我幫他擋掉這一次，否則出事的會是他。我想這也沒辦法。誰叫我們是表兄弟嘛。

這種事件只是偶爾發生的插曲，當兵生活基本上還是十分規律。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有時在部隊前面操練，有時帶到台大操場跑步。如果輪到我們出總統府升旗，五點就要起床，從公館拉車到台北賓館，再從台北賓館行進到總統府前。長官知道我在學指揮，有時讓我站到前面，平常練習也會讓我上去指。我們偶爾出差到外縣市表演。我一般都吹薩克斯風。有時碰上國宴或將軍晚宴，我也會拉中提琴。後來我當上班長，別人練習時我在辦公室輪值，有事處理，沒事就跟其他長官閒聊、抽菸。分隊長和副分隊長都是老菸槍。我們三個人一天抽掉一條菸，總共兩百根。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十個月，我終於退伍。為了之後去維也納，我跑去辛亥路上了幾個禮拜的德文課。周遭開始有阻止我去維也納的聲音。新象的負責人許博允說，我應該去美國的茱莉亞學院，兩年就能拿到碩士。台北愛樂的亨利·梅哲說，他會把所有的一切都教給我，留在台灣，以後樂團就是我的。陳秋盛老師也說，我最好留在市交磨練，之後出國比賽，轟轟烈烈得大獎，就能成為我的敲門磚，從此打入世界樂壇。

我不為所動。不管誰說什麼，我都心意已決。我收拾行李，帶上所有樂譜，武俠小說，朋友送的整套《好小子》，和一床棉被。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二日，我坐上飛機，一心朝維也納直飛而去。